

农民三部曲

淮 南 至 了 处 女 地

吴承良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誰開至了
处女地

吳承良 著

SHUI KAI KEN LE CHU NV DI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**谁开垦了处女地/吴承良 著, —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4·3**

(中山文汇丛书 第3辑/陈儒家主编)

ISBN 7-5034-1498-7

**I. 谁… II. 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7**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06626 号

书 名: 谁开垦了处女地(中山文汇第三辑)

著 者: 吴承良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于保政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江苏镇江邮电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20 字数: 2400 千字

印 数: 1-3000 册 插页: 20

印 次: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34-1498-7/G·0243

总 定 价: 250.00 元 (全 12 册) 本册定价: 50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由承印厂负责退换。

内容梗概

这是一组反映我国农民感人至深的血与泪的故事，也是一幅浓墨重彩描绘农村山、水、人情的风情画。

第一部《走出苦难》着重叙述一个穷山村的农民推翻了地主的统治与压迫，政治上获得解放，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。他们全身心地开垦了这块处女地，他们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自己的私有观念斗，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把希望的种子播到田里，他们用自己的一双脚走出了苦难，踩出一条平坦的道路。

第二部《痛苦抉择》以 20 世纪 50 年代末、60 年代初，我国农村起伏跌宕最激烈的时代为背景。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的出现引起农民的困惑与迷茫。农民们受到盛行一时的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、铺张浪费、一平二调“共产风”的伤害，他们进行消极抵制。贫困地区的农民为了解决温饱，采取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，不料遭到沉重的打击，他们在痛苦中去抉择一条出路。

第三部《新的征程》是以改革开放后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。新一代年轻的农民登上农村的舞台，他们为建设新农村而努力，其中少数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，以权谋私，贪污、浪费、挪用公款、生活腐化堕落，与社会上不法分子勾结，损害集体事业，觉悟的农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，通过民主这个法宝剥夺了违法者的权力。农民们为了开发农业，他们引进外资，建立了农工贸一体化的新企业，使农村经济向现代化方向发展。

序

为了写这部作品，我在头脑中酝酿了多年，一直犹豫着没有着笔，而农民们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始终存活在我的记忆中。就是这些周身沾有泥土的人，他们用自己的辛劳，用自己的血与泪在编写一部气势壮阔、感人至深的农民史。作家姚雪垠花了大量的时间从浩瀚的史籍中去搜寻资料，写下了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，该书将明末清初的农民形象再现在我们面前。对于煌煌巨著，我不去置评，但是对那时的农民形象，总有种雾里看花的感觉。最近看了电视剧《天下粮仓》，它描绘了《千里饿殍图》，这应该是为民请命的故事，可是该图被皇帝佬儿作为妖画烧掉了，这说明农民不是主角，该剧的主题是揭露清朝官场的腐败与黑暗。最近又看了一部《希望的田野》电视剧，从中我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。看了以上这些作品后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与决心，使我敢于将现代农民的形象再现于纸上。让广大的读者理解当代农民的思想感情，了解他们怎样用自己的脊梁托起农村这片广袤的土地，懂得他们用汗水浇灌出的粮食供应亿万群众的价值。

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，解决农民的问题，始终是国家的重要大事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农民问题上，政府



序

做出了许多重大的决策,如进行土地改革,开展互助合作化运动,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等,这些措施的出台,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,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逐步得到提高。然而到了人民公社建立后,农村“五风”盛行,农村青壮年抽去开山采石、大炼钢铁、办场务工。农业生产严重受挫,导致粮食收不到,粮食产量急剧下降,农村出现严重灾荒。贫困地区农民向城市盲流,年老体弱者不能外出,在农村以树皮、野菜、糠麸为食,他们由于严重营养不良,饿死、病死者不计其数,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。



序

农民在思考农业生产的出路在哪里?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农业生产一蹶不振的状况呢?后来在贫困地区出现了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,这种方式是在经济条件薄弱,劳动力不足,家庭成员个体劳动的基础上产生的,它与集约化的大生产相悖,所以包产到户一出现立即遭到围剿,有些干部受到打击,少数鼓吹包产到户的分子被投入监狱,失去了自由,即使个别中央的高级干部也不能幸免。因此包产到户一时销声匿迹,直到1978年12月,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,有20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,写下包产到户的文书,他们在每个人的姓名上按上了血红的指印或图章。小岗事变为包产到户的存在赢得了契机,包产到户经过若明若暗的三年,到1982年,中共中央发布1号文件,宣布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,这项宣布为以后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合法身份。1984年中央就制定了农村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的政策;1993年,针对第一轮土地承包将到期的情况,中央又明确宣布,在原耕地承包到期之后,再延长30年不变。这项政策出台

后,农民们吃下了长效“定心丸”,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和投入的积极性。

以上政策的出台是来之不易的,广大农民在 20 多年间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虽然时过已久,但是人们对过去那段历史仍然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反思。在《历史不再徘徊》一书中,作者把搜集到的农民反映,罗列出以下几条:(1)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荒诞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农村?(2)中国农村集体化运动,为什么取得最初的成功后,即迅速走向失败?(3)一种在三年当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制度,为什么竟会持续近 30 年之久?(4)人民公社为什么会将我们的国家推向贫困?(5)能够将农村引向繁荣的制度“包产到户”,为什么在长达 20 多年的时间里被看作魔鬼?(6)农民为什么经历惨痛失败后还会对“包产到户”一往情深,又使它死灰复燃呢?现在将这些问题提出来有何意义呢?主要的是便于总结历史教训。我们都承认历史是人民写的,以上这些问题就是农民写的现实历史,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回避这些严峻的问题,让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,后来怎么解决的。

对于写作来讲这是严肃的事情,必须慎重,但是既然写了就不能怕丑,只有请老师评判。读者就是最好的老师,不论这篇作品能否合格,都请读者不吝指正。

作 者

2003 年 2 月 10 日



序

目 录

序 (1)

第一部 走出苦难..... (1)

第二部 痛苦抉择..... (267)

第三部 新的征程..... (563)



问苍茫大地，
谁主沉浮？

第一部 走出苦难

—



走出
苦难

巍峨起伏的大山绵亘了十多里，到了朱家湾就成为高高低低的丘陵。这里到处是裸露出岩石的山岗，在山岗间是零星的土地，朱家湾就在这贫瘠的地方。村子里包括东湾、西湾、上湾、下湾四个自然村，300多户，700多口人，1400多亩土地。

东湾的朱瞎子是村里活着的年长老人，他生于清朝同治八年，经历了清朝的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三朝，见识过改朝换代，知道的事比别人多，他说的话颇神秘，人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。他经常对年轻人说：“不要小觑朱家湾，这是龙地，东湾是龙头，上湾是龙颈，西湾是龙腹，下湾是龙尾。明朝朱元璋的祖先就出生在这里，所以他家的后代就出了皇帝。朱皇帝登基后，他的军师刘伯温发现朱家湾的上空有片祥云笼罩，他禀告朱皇帝，朱家湾是龙地，这地方会出真命天子，他会造反，推翻明朝江山。朱皇帝一听吓了一跳，问刘伯温有什么法子化解。刘伯温说，只要把龙眼戳瞎了，这块龙地就废了。龙眼就是朱家湾村中的大水塘，塘面有三四十亩方圆，皇帝派兵丁挑土石

填塘,把塘填没了,龙眼就瞎了。”

朱瞎子说:“我出生后村里就没有大水塘,这里只有陈绍福家最好的收租田,朱家湾的风水被破坏后,风不调雨不顺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村里有三多:逃荒要饭的多、孤寡无后的多、自尽上吊的多;朱家湾几十年来饿死的、吊死的人要比病死的、老死的人多。朱家湾300多户穷人不抵陈绍福、朱仕进、张彪三家地主的一个手指头,陈绍福跺一跺脚,朱家湾的地就要抖三抖。”年轻人听了朱瞎子的话不服气,反驳说:“朱家湾的风水被破坏,为什么只苦了300家,却肥了三家呢?”朱瞎子听了就语塞,他不敢揭陈绍福等的短,他们干的伤天害理的事村里人都清楚,朱瞎子担心隔墙有耳,他的话传到陈绍福那里,会被陈绍福派人打断他的腿,他还要保住自己一条老命活到头。

朱家湾有近百户村民是陈绍福的佃户,他们农忙时在租种的田里种粮食,田里农活忙完后,年轻人到四乡八镇去打工,挣点钱还地主的债,年老的就外出逃荒要饭,朱家湾成为远近闻名的“花子村”。

地主陈绍福的父亲陈阿炳是皇塘镇上地主收租机构“租栈”的催甲,负责给佃户送催租的由单。他为人奸诈,做事心狠手辣,经常勒索佃户的钱粮,对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,给他们放高息的印子钱,通过利滚利的办法,不用一年半载就把借钱农民的田夺到自己手中,逐渐地他从社会地位低下的催甲转变成有六七百亩田的大地主,在朱家湾他凌驾于老地主朱仕进与张彪之上。他的儿子陈绍福继承他的衣钵,对佃户巧取豪夺,手段更比老子狠毒。陈阿炳一死,陈绍福更加无所顾忌,干



脆把家从朱家湾搬迁到皇塘镇，收租就由帐房先生和家丁负责。

陈绍福在新埠县城开了一家钱庄、一家当铺。他嫌家中大、小两个老婆土气，没有窑姐儿风骚，他经常住在县城，逛窑子，嫖娼妓，吃花酒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秋天，日军到了新埠城，陈绍福亲自领着店伙抬着鸡鸭鱼肉和美酒去慰劳日本兵。日军支队长很高兴，就应陈绍福的请求用白纸写了“良民店应保护”几个字，盖上印章。陈绍福如获至宝，将白纸装上镜框，挂在钱庄和当铺显眼的地方。



走出
苦难

陈绍福派人从农村收来干草、大麦、黄豆，用车拉到日军营房，供日军的军马作饲料。他花钱包了城里 20 多名娼妓，用人力车把娼妓送到日军的营房供日军玩弄。由于陈绍福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，日军就扶植他为新埠县的维持会会长。陈绍福喜出望外，他为了庆贺自己就职，就向新埠城各界人士发出帖子，要他们送礼祝贺，人们慑于日军的淫威，不得不前往应酬。

在被日军占领的广大农村，连年灾荒，现在又加上战火频仍的兵祸，真是雪上加霜，农民们无法生活下去，只好四处流浪，靠乞讨为生。朱家湾村里有百余户外出逃荒讨饭的，村里到处都有撂荒的田，许多棚户的柴门用石块堵住，门前泥地上长着野草，村里不仅看不到人，连野狗也被人宰掉了，只有几只乌鸦在剥去树皮的枯枝上有气无力地叫几声，似乎对留下未走的人说：苦哇，苦哇。

这年春荒时，三三两两有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逃荒经过朱

家湾村，他们向村里走不动留下来的老人乞讨，老人指指荒芜的田地说：“地里什么都没有，我家早就揭不开锅了。”在这群逃荒的人中有个青年妇女，她衣服破烂，脸色憔悴，她左手牵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，右腋下夹着一卷脏棉絮。他们是母子俩，从皖北旧县农村逃出来。因为她家紧邻洪泽湖，去年夏涝，洪泽湖泛滥，洪水把她的丈夫和两个小孩都卷走了。她和儿子到外乡去借粮，她们回到湖边时，只见水面飘浮着人、畜的尸体、断树残枝、木桁条、桌凳、木盆之类的杂物，浑浊的湖水被风吹得掀起阵阵波澜。失去亲人和房屋的母子俩痛不欲生，孩子在湖边呼天号地痛哭，妇人要纵身跳进湖里追随她的亲人，可是她的儿子紧紧地拉着她的手，哭着说：“娘，你死了，我怎么活呢？”她听到孩子的话猛省过来，心想：我死了，孩子也活不成，方家就要绝后，我这样做就对不起他死去的爹。于是她收回死的念头，擦干了眼泪，挽了儿子的手，母子俩就加入到逃荒要饭的人流。

她未出嫁时，父母喊她二丫头，嫁到方家后大家称呼她“方家里的”，她生了孩子后村里人称她“方娃儿的娘”，活到30岁还没有个名字。她带在身边的大儿子也没有名字，孩子6岁那年，保长到村里登记花名册，对这个没有名字就犯难，沉吟着说：“猫狗都有个名字，这伢儿连猫狗都不如，我给他起个名字叫来旺吧！”从此他就有个大名叫方来旺，他娘喊他旺儿。

现在方家母子俩随着逃荒大军向南方走去，她们漫无目标四处流浪。一天，他俩走到皇塘镇，看到有座装饰一新的高大住宅，黑漆大门敞开着，一个涂脂抹粉、穿着华丽的青年女子，站在门外看街景，嘴里噙着瓜子。他俩走上前去讨饭，那青



年女子看到他们,立即用手帕捂住鼻子,厌恶地说:“快滚开,再不走,我就放狗咬你们。”旺儿央求她说:“小姐,我们三天没有吃东西,你给点剩饭剩菜吧!”那青年女子转身进门,她刚要关门时忽然停下手来,对眼前这两个乞丐仔细端详,试探性地问:“你这个婆子会洗衣、做饭吗?”“咱能。”“你这个娃儿会养猪吗?”“咱能。”“我让你们到我家试试,干得好就留下来,干不好就滚蛋。”“成。”“街拐角的地方有口井,你们打水把脸、手、脚洗干净后再来。”“成。”

方家母子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化,他们用水洗过以后就回到青年女子的身边。这青年女子就是陈绍福家的姨太太,绰号赛西施,她为人工于心计,贪恋钱财,她收留方家母子是想让他们白干,以便在帐房那里代领工资,装入自己私囊。她对方家母子说:“收留你们做下人,只准你们拼命地干,不准偷懒,不准偷嘴,不准偷钱,不准偷东西,如果违犯,我就叫人打断你们的腿。”她的话既是恫吓,也是事实,以前就有长工被打折了腿撵出陈家的。

这陈家是座火炕,方家母子发现:大太太为人凶狠,对他们母子骂声不绝,因为她容不得姨太太收留他们,所以想把他们骂走。负责收租的帐房余先生,佃户称他弯弯绕,他总要让佃户上当吃亏才甘心。还有大太太的三个堂房兄弟做陈绍福的家丁,他们下乡收租把欠租的佃户打得跪地讨饶,他们对方家母子吆五喝六,逼他俩为自己做私活、脏活。

方家母子住了十多天后,陈绍福才从县城回到皇塘镇的家中,两房太太都围着他转,赛西施特别卖力,扭着水蛇腰凑到陈绍福身边,娇滴滴地说:“老爷,你这袍子大襟上挂个锁片



儿有啥用？”陈绍福鄙夷地说：“妇道人家见识浅，这哪里是锁片，这是县维持会的徽章，这是第一号，只有会长才能佩戴第一号。”赛西施又问：“这会长是多大的官？”“会长相当于县长，你看过包龙图的戏嘛？包公管开封县，我就管新埠县。”“嘻，嘻，老爷当官了，我们跟着沾光，也当官太太啦！”陈绍福听到赛西施的奉承话越发自鸣得意。赛西施为了讨好陈绍福，催着方妈赶紧给老爷上茶。

方妈就用木盘托着茶壶、茶杯前来，陈绍福看到方妈诧异地问赛西施：“她哪儿来的？”赛西施说：“家里的杂事没人做，我收留她母子两个做下人。”陈绍福眉头一皱说：“这年头兵荒马乱，米贵如金，你养着她们是糟塌我的粮食，赶紧撵他们走。”赛西施代她俩说情：“我看这女人相貌清爽，做事勤快，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孩子没地方去，我家养条狗也要给它喂食哩，她们没有狗吃的多，还是留下来吧！”陈绍福听说方妈是个寡妇，这倒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把方妈从头看到脚，特别盯着方妈破衣裳下面遮盖住的奶帮子，突突的像藏着两只大馒头，他感到很惹眼，就转口说：“看在姨太太的面子上就留下来吧。”赛西施听了接口说：“老爷开金口了，你留下来老老实实在地干，下去吧。”

方妈见到陈绍福心里就发怵，他那模样，瓦楞脸，灰黯的面皮，一对三角眼，黑眼珠子隐含狡黠的目光。年龄大概 30 开外，却在嘴唇上面留着一撮胡髭，薄薄的两片嘴唇，张开嘴来就看到镶着的两颗金牙，他手指上的指甲六七公分长。陈绍福正用鹰鹫般的目光瞧着她，她像见了阎罗王般，心里不由地一惊，她就赶紧拿着木托盘退下。



方妈回到厨房心里忐忑不安，她想，陈绍福这种人一脸的阴险、奸诈相，他看人时那种贪婪的目光，他大概就是人们说的“吃人不吐骨头”的那种人吧！我母子在这里会遭他的暗算，不如找个空儿拉着旺儿逃走。她到猪圈旁找旺儿，旺儿到城上拖糠去了。临晚，赛西施说要方妈照料陈绍福洗脚，陈绍福在床榻上抽鸦片烟，磨蹭了一个时辰，洗脚水换了三次，陈绍福才懒洋洋地把脚放到水盆里，他皱着眉头把脚缩回去，连声说洗脚水不热，方妈只好又换水来，好不容易才把他的脚洗过。陈绍福问方妈睡在哪里，赛西施说让她睡在柴房里，陈绍福不再说什么，方妈才得脱身。这时陈家院门关闭，她无法到院外猪圈旁的小屋里去找旺儿，只好回柴房睡觉。

柴房是陈家堆放柴草和杂物的地方，平时不住人，所以没有门窗，没有灯，方妈在柴房里清理出一角，在柴堆上放扇木门，铺上赛西施给她的破篾席，这就是床铺了。方妈黑地里摸进柴房，她疲惫地坐在铺上，柴房里闷热，蚊虫向她进攻，她脑子里想到陈绍福，不由地脊背透出一股凉气，她就顾不得蚊虫的叮咬，心里乱糟糟的，想着想着人就倒在铺上睡着了，可是恶梦接连不断地出现，她几次惊醒随后又睡着了。

她在睡梦中迷迷糊糊感到一个人形的怪物，压到她的身上，那怪物的爪子抓着她乳房，似乎要挖她的心肝。她惊骇地叫起来，这时她清醒了，在黑地里她辨认出这怪物就是陈绍福。她的裤子已被陈绍福褪下，陈绍福的魔爪移到她的下体抓挠，她夹紧双腿，厉声地问：“你是谁？我要喊人了。”“我是老爷，你吃我家饭，就要陪我睡觉，你就去喊吧，寡妇偷汉子，怕人不知道吗？”“我要喊太太来，你不怕她知道吗？”“我是老爷，



谁都要听我的，二太太，你来帮我抓住她的腿。”她听到这里才知道姨太太是帮凶，他们共同谋划好了害她，她这才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，她挣扎着用手遮住自己的下体。赛西施进来果真捺住她的腿，陈绍福像饿狼扑食般死死地压在她的身上，不让她动弹，他用粗暴的动作强奸了方妈，发泄他恶魔般的淫欲，直到他心满意足后才离去。

方妈坐在铺上嘤嘤地哭泣，她要一头撞在墙上了结被奸污的身体，可是她想起了旺儿，自己这一死，丢下这十岁的孩子，他以后怎么活呢？总得与旺儿说清楚，让他赶快离开这里，而后自己再去死，她就暂时放下寻死的念头。

过了一天，方妈到猪圈旁找到旺儿，她没法把这丑事对旺儿说，只好含糊地讲：“娘不想活了，娘要一个人去死，你赶快离开这里到别处讨饭吧。”旺儿对她的话不理解，劝她说：“你不能死，我跟你一起离开这里，我长大了会养活你的。”“娘有一肚子苦水倒不出来，不如死了干净。”“娘，千万别死，我们会有熬出头的一天。”方妈被旺儿劝说得拿不定主意，她想不如娘儿俩离开这里，也许比寻死强得多，她叮嘱旺儿留意，她要找个没人发觉的机会与他一起走。

陈绍福以往在家里待不了几天就要到县城去，可是这几天他派人下乡收租，就没有上县城，他是家里的阎王爷，人人都受他支派，他不让方妈有片刻空闲，粗活细活都得干。方妈要去找旺儿，可是旺儿被帐房先生带下乡，替帐房先生冲茶、打扇、赶蚊子去了。方妈盼望旺儿早点回来好脱身，这几天她心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。陈绍福这两天肆无忌惮，公然到柴房里睡到方妈的铺上，他不怕方妈的抗拒与喊叫，他像



一头正在发情的公狗，粗暴地压住方妈的身体，用嘴咬方妈的乳头，用指甲掐方妈的下体，用下流的动作蹂躏这个无依无靠的女人，方妈疼痛得喊叫。陈绍福在家里一贯无法无天，他玩弄妇女是家常便饭，不怕别人知道，他不怕她喊叫。大太太站在柴房门外，听到方妈的叫声，心里妒火中烧，就大声咒骂：“骚货，狐狸精。”

方妈在陈家过着非人的日子，白天遭大太太的辱骂，晚上遭陈绍福蹂躏，陈绍福是个喜新厌旧的人，他把方妈玩弄了几晚就不再感到兴趣，他像抛掉一只破鞋一样抛弃了这个女人，方家母子俩终于被撵出了陈家。方妈走出陈家大门时，心里悬着的石头才落下来，她对旺儿说，“我们宁可饿死，再不能到这些黑心人家里干活了。”

她们两个人干了这么多天，没有拿到一分工钱，他们提着自己的破被絮顺着原来走过的老路，沿途乞讨，终于又来到朱家湾的东湾。这里的撂荒田没有长庄稼，村里外出逃荒的人没有完全回来，方家母子俩在村子里讨不到饭。她们饿得两腿无力，坐在田埂旁发愣，心里发愁地想，以后这日子怎么过？忽然间田埂旁的鼠洞里伸出一只老鼠的头，它那黑溜溜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动静，过了一刻，老鼠就从洞里窜出来，跑到田的中央。旺儿看到了说：“是一只肥老鼠。”“荒年饿不死田鼠，它的洞里藏着粮食，旺儿，找一根树枝来挖洞，肯定会找到粮食。”

方家母子俩用硬树棒撬开洞口，鼠洞很深，左弯右拐，他们紧挖不舍，隐藏在洞里的另一只老鼠突然窜出来溜掉了。他们继续挖下去就发现一个较大的洞，洞里有一堆苞米，他们喜



走出
苦难